

首獎

鴿之舞

李奕樵

這裡是生理學實驗教室。

我們把銳利的心、銳利的金屬跟銳利的示波器圖表，平行安放在一起。

安放在寬廣的黑色塑膠桌面上。

白兔的潔白毛絨在黑色塑膠桌面上。白兔在牠的潔白毛絨裡。

（白兔在牠的潔白毛絨裡。那白兔還算是白兔嗎？）

教授不會回答。教授無法回答他聽不到的問題。但教授會說：「你們啊，不要覺得這是殘忍。也不要覺得你們應該學到新的知識。實驗的本質不是探險，而是驗證。」教授會在這學期裡反覆地說，說到像一首歌。說到，手術刀、手術剪、止血鉗、持針器在方形金屬盤裡平行排開，像一組樂器，而它們將在我們手中舞動並對話，像是對位音樂在它們工整的巴洛克時期。

我們把銳利的金屬交到彼此的手裡。有時候，我都會疑惑，我們是不是該在這個時候，湊過去跟身邊的人耳語，說，我愛你。

我愛你。因為愛總能赦免一切。我們必須被赦免。

然而我們總是太過於靦腆而垂眉保持沉默，一如我們在其他應該說出愛的場合。教授如彌賽亞為沉默的我們高唱：「(H) 應當檢視的／不只新鮮的假說／越基礎如常識／越要去驗證 (repeat)」我們手中金屬歌唱不帶言詞。眾星拱月。

很快的兔心臟。很慢的我。總是因為數不過它們的心跳而緊張。如果心跳快的一方能因為接觸更緩慢沉重的心跳而感到安詳，該多好。像一隻海獺掛在飼育員所持網子下遊戲擺盪時的重量。最好是定音鼓的重量，布拉姆斯喜歡帶旋律的那種。

細長的麻醉針平平插入細長的耳。

(白兔沒有意識到自己的潔白毛絨。那白兔還算是白兔嗎？)

白兔的四肢被細繩捆往四個角落。

白兔平攤成一座鹽湖。哺乳動物在這種時候總柔軟得像是液體。

歡迎，歡迎，親愛的先生女士們。早安。午安。晚安。歡迎來到今天的兔小腸吸收實驗。

電剪長鳴，抹去白兔肚腹的細毛。

無論是否樂意，都像非得待在這裡不可。花時間構築一種想望來淘洗自己，花時間塑造一種恐懼來驅趕自己。

一片森林出現在邊境。在蔓延。

你要怎麼抵擋一片森林呢？它們看上去是這麼緩慢。

在寢室窗邊安置一個拳頭大的盆栽。以前不懂植物好在哪，現在變得非常渴望。渴望看到鮮綠的莖葉在我

的生活空間裡。不痛，而且生長。

喜歡非常近距離盯著陽光穿透綠葉組織的樣子，它們會在小小的組織間折射出無數小小的紅白藍。有種和風印花的美感，但更繁密立體。

有學過光合作用流程嗎？那真是一種無法背誦的知識體現。

我們只能畫幾個圈，一邊是光反應，一邊是暗反應。光反應裡有氧氣的流程跟二氧化碳的流程。看著有能量代幣之稱的三磷酸腺苷怎麼被循環跟非循環的電子傳遞鏈吐出來，然後再看那些副產物如二氧化碳如何在卡爾文循環中轉換成三碳糖，而那些三碳糖又只有六分之一能脫離循環，剩下的又會被做成五碳糖……。每一個環節都是一個諾貝爾獎的分量，都自成一片天地。

要怎麼用一個線性的語言，捕捉一個同時擁有五六個迴旋折疊時空、甚至彼此交疊的流程呢？

不，真正理解語言的人不會這麼做。

他們寧可畫一張圖。或者更多張圖。

因為森林，常常不想跟任何人說話，最嚴重的時候，跟自己也不願意。為了不依賴語言來思考，試著用紙筆來發展各式符號。到最後，那些符號往往都會組成一幅幅像是曼陀羅的繁複圖案。但不真像是萬德諸佛聚集之處。曼陀羅之所以美，是在於它暗示在繁複的周邊圍繞下有個單純的中心。彷彿抵達那個單純的中心，就能光明普照。

但光合作用如此繁複。

為了逃離語言而畫的曼陀羅，往往也不會領人回到一個單純明亮的，可被語言描述的解答。

「愛是唯一」的解藥。」然後每個用 LSD 的人都這麼回答。而吃迷幻蘑菇的，都說那裡沒有神。想想這顆

星球有那麼多早慧頓悟的得道者，騎機車在街頭跟同學們打招呼，尋常但圓滿。從一九六〇年代開始那麼多啊，那麼多的得道者，但世界依然未曾改變。就覺得，乾脆成為世界好了，都不用改變。

一位學姐，倚床坐在未來遠方，腿上插著一管奶白的 Propofol。永遠凝止。

（我想起父親曾哀怨地跟我說：你說過想當醫生的。我記得你這樣說過的——）
（好像那是一件讓他很寂寞的事。）

Propofol。

沒有一片更平靜的海。

一個老人，帶著一本筆記本跟一隻筆。在教室裡旁聽。

學期剛開始的時候，老人拉開一張椅子，試圖找到一個不干擾人的角落。但在生理學實驗教室，沒有一個角落是不干擾人的，所有空間都是動線都是緊急通道。他坐回桌邊，在人數最少的一組。我們這組。

一般來說實驗課是不能旁聽的，有人說那是某系許久以前退休的老教授。我們見過教授在匆忙出入的間隙對老人點頭致意。

因為更加純粹所以尚未離去的人啊。憐憫。吟唱。我們衷心。

雙手在實驗室染血滴下，上面腦殼內部各種爆破。巨量知識傳承的過程偶爾會引誘你摧毀對自己心智的信賴——好像那些信賴只是一種錯覺，只是一種觀察者謬誤。邏輯是不可靠的針線，用來縫起散落一地的認知片段。

偶爾炸到很深處時，就會突然覺得自己可以成為任何人。可以成為任何人，或是一個根基盡毀的廢墟，同

時是這兩種存在。

所以，怎麼可能會逃走呢？

要執著。要迷惘。要奮力維護幻象。過去的。未來的。遠方的。

不然，森林正在蔓延。

更換解剖刀的刀片。把白兔的肚子打開。執刀的是香港交換來的女學生。她以一種人類學家式的寬容胸懷對待教室內的莊嚴氣氛。還有在這之下四處奔竄的愛意。

輕輕地將腸子拉出來，讓相連的血管跟腸繫膜盡量平整。小腸攤開的總長度略長於手臂。

切開小腸的上下端，用 Tyrodé 灌洗乾淨。

我們將要做的是六根連著血管、裝著不同濃度鹽類溶液的透明小香腸。

我們會將這六根透明小香腸塞回白兔的肚子裡。靜置三十分鐘。

再把小香腸裡的鹽類溶液通通抽出來，測量溶液的體積。

然後就可以把用剩的白兔腸子塞回去了。

可以很仔細地縫合小腸跟腹腔，也可以連結繫腸子的線都不拆，隨便塞。

助教會幫這些白兔安樂死。

女交換生舉手。

助教穿過窄窄的走道與學生們的背牆小跑過來。

助教：「怎麼了嗎？」

女交換生：「如果我們要進行術後照護的話，雙重結紮處可以不剪斷嗎？」

助教：「你們有地方可以養嗎？」

女交換生：「會想辦法找。」

助教：「（沉吟一下）好啊，反正本來就是提高容錯率的手續，你們綁確實一點就好。」

女交換生：「好的。」

助教本來轉身要離開，突然回頭。

助教：「張志宏又沒來喔。」

我點頭。

助教：「我本來是他學弟，現在都變成他助教了。」

我旁邊的牧：「好課值得一修再修。」

助教搖搖頭。走了。

以移動指揮棒的規律手勢移動持針器。迎合小小縫合針的弧度。我們虔誠縫合。然後我們會問自己縫合的到底是什麼。

助教忙著灌注二氧化碳到壓克力箱，怕白兔來得及醒來。箱子這時候看起來是那麼狹小，二氧化碳法作用在成體白兔上是那麼緩慢。

值日生把白色的白兔從黑色的塑膠桌面移往黑色的塑膠袋裡。

而我們捧著回收場找到的紙箱。裝著白兔。在昏暗的教室走廊等雷雨停止。

有幽魂在銀亮的雨中行走。

我寢室的人不太喜歡偷養動物的點子。牧寢室的人超恨動物。我寢室的人挺喜歡牧。

「反正以學校實驗室的那種爛環境，細菌感染的機率超高啦。能不能撐過一個禮拜都難講。」牧說。

那叫你們組上的女生常來看啊。我的室友們說。

事就這樣成了。

腦瘤見到白兔的時候，白兔已經可以四處走動。腦瘤的一隻眼睛歪斜得很厲害。腦瘤沒在讀書，是牧的中學同學，總是特地搭公車來宿舍找人玩遊戲。他用牧的照片登錄交友軟體，也很有空碼字聊天，偶爾有女孩子願意跟腦瘤見面。牧說，也不知道是誰傷害誰多一點。腦瘤回說，我搞不好還活得沒有兔子長，當然要盡量享受社交與社交後的各種可能性啊。腦瘤偶爾會帶一些大麻菸，那時牧寢室門底的縫會被毛巾塞起來。

暴雨後，蚯蚓在人行道上激烈蠕動。腦瘤癩癩發作時在地板上那樣地激烈蠕動。我們走來走去，不知道要怎麼把它撿起來，放回行道樹下那格稀薄的草皮裡。它看起來如此光滑。充滿生命力。我們把寢室裡最柔軟的枕頭塞到腦瘤頭底下，看他激烈蠕動。

這是神經系統的不正常放電。

喔我愛系統的不正常放電。腦瘤站起來拍拍手機殼上的塵土說，如神子復活。

牧會陪腦瘤去咖啡館，跟交友軟體上的女孩子見面。這真是一種奇妙的策略。妳也修了圖啊，看起來也不像本人，雖然我不是本人，但是我也帶了本人過來，這樣純度都是50%。跟妳聊天的是我的心，但妳也可以享

受他精實的身體，我只要在旁邊見證就可以了。他是個值得信任的好人，就是我善意與誠意的實體象徵。我總是想萬一我們真的相愛了，我一走，妳不就什麼都沒有了嗎？所以我需要他作為我存在的延伸。對啦他是已經有女朋友了，但保有交友空間啊。我的話語如此狂熱，就是因為每次動大手術，我都不知道有沒有明天。有一些機率是直接掛了，另一些機率是會讓我行動更遲鈍一點，更麻木一點，更愚笨一點。後者才讓我真的難過，妳懂嗎？我下一次手術是三個月後。現在就是我最好的時間了。我知道標示與內容物不符讓妳有點委屈。但這不是帶來了更多的真心嗎？

牧沒有太多話能說，只好默默記下來。牧有時會轉述給我聽，因為我跟牧並不是太親密的朋友，隨時可割可棄。

咖啡館裡一隻小貓攀上牧的腳，用它細細的腳爪。穿過牧黑長的褲管。短暫地刺痛牧。被尖銳的東西輕觸的時候，很難辨別自己是否真的受傷。拿尖銳的東西輕觸他人的時候，也很難辨別對方是否真的受傷。任何對溫柔的要求都是一種虛妄，牧想。要求溫柔是一種天真，我們頂多只能表演成追求溫柔的人。我會盡可能地同理你的痛苦。但我並不。我並不。我並不。

我並不真的能做到。

午後的暴雨或多或少能讓對話持續下去。雨的氣味，還有它美好的噪音。都能將我們從規律日光刻劃出來的時間感中隔離出來。

白兔看起來有段時間挺開心的。沒課的上午，我們把它裝在紙箱裡，帶到學校操場，順便從垃圾場尋找新鮮的紙箱。我喜歡它在操場草地上一路越跳越遠，像是可以逃進森林裡的樣子。

但女交換生呼喚白兔。白兔就會回來。為什麼要回來呢？

「你這無辜的小騷貨。」女交換生捧起白兔說。看白兔腹部的癒合狀況。

我們捧著新紙箱。裝著白兔。從舍監眼前大搖大擺走過去。女交換生填寫訪客登記單。牧今天想幫他女友慶生。牧的女友也常來宿舍玩。是個高中生。他們兩人的腰臀比都很性感。雖然我跟牧並沒有很熟。但我的室友跟牧關係很不錯。張志宏也是牧的室友。所以不邀我對牧來說似乎是很彥扭的事。而既然我、張志宏、牧都湊在一起了，不邀女交換生對牧來說似乎也是很彥扭的事。牧實在是個過分纖細的人。

我負責佔據交誼廳的沙發區，等大家把食物買回來。

旭昇沒有去買食物，他在宿舍廚房煎蛋。

我其實沒有太多話題能跟女交換生聊的。很快我就決定找藉口去廚房看狀況。

結果張志宏也在那裡。廚房太小，我只能站在門口看他們兩人，沒法幫忙。旭昇說，其實他也不需要人幫忙。張志宏說他很無聊。旭昇說他想做薄荷煎蛋。旭昇說那你就幫我把薄荷切碎吧。張志宏拿起菜刀準備切，被旭昇阻止了。旭昇說怎麼不用砧板？這樣菜刀會鈍啊。張志宏說，喔？原來要用喔。旭昇說幹難怪實驗課沒看過你執刀。張志宏呵呵笑。沒啦你沒看我執刀是因為我根本都沒去上課啊。

我回到交誼廳。看女交換生玩白兔。

女交換生盯著白兔說：我後來有問助教，兔小腸術後康復的比例高嗎？助教只說有先例。有時候我不能辨別刻意模糊跟保守的差別。如果助教明明就知道術後的希望渺茫，為什麼不阻止我呢？他應該有數據啊。即便只是大略印象的比例也好，為什麼都不說明白呢？我看起來應該是個明理的人才對啊。

真是一個缺乏熱帶憂鬱的發言哪。嫉妒。我衷心。

手工披薩。薄荷煎蛋。便利商店烤全雞。起司馬鈴薯泥。

然後我們開始玩國王遊戲。抽到國王籤的人可以要求特定號碼進行特定的任務。

我們正好聊到，皮膚的物理感覺接受器跟痛覺、壓力、溫度感之間的微妙關連。癢覺與痛覺的關係非常微妙，構造上兩者非常相似但各自獨立，而且痛覺受器的訊息可以抑制癢覺訊息在脊髓的傳導。

腦瘤就說根據他長年來的觀察，乳頭不可能是人類的敏感帶。旭昇說屁啦，乳頭的神經纖維密度無論男女都很高。你自己現在用手摸摸看就知道了。神經密度高不代表能助興啊，腦瘤說。乳頭這個概念根本就不存在鐵血男人的身體意識裡。

國王表示。既然這樣，就只能來實驗看看了。一號跟四號猜拳，輸的去教訓腦瘤的乳頭。

等一下！牧說。如果腦瘤知道是異性去玩弄他的乳頭的話，他一定會興奮的，實驗變因需要控制一下。

國王表示。那先找東西把腦瘤的眼睛蒙上，大家安靜點。

腦瘤的眼睛蒙上了。我是一號，牧的女朋友是四號。

萬一腦瘤爽死了怎麼辦？女交換生問。

旭昇說，安啦這裡沒有攝影機，大家口徑一致就死無對證。

國王對腦瘤說。一男一女喔，一男一女。

快來給我一個痛快吧！腦瘤吶喊，掀起自己上衣，露出肥白的軀體。

我用眼神示意牧的女朋友舉手猜拳。

我舉手。牧的女朋友舉手。我豎出食指跟中指，是剪刀。牧的女朋友豎出的是中指，指甲這一面朝著我。

然後中指收回去，換成一根指著我的食指。然後食指又收回去，換成比向腦瘤的拇指。

牧從身後溫柔而堅定地抱住她。牧笑著對我搖搖頭。

國王說。放心吧，我的子民，王國上下都會守口如瓶的。

腦瘤沒有撐過三個月後的手術。他大概至死為止都是個處男。所以有一個性別曖昧的人舔他的小奶頭，應該不是一件壞事。我事後是這樣回想的。

說！有沒有感覺？國王霸氣質問。

沒有啊！幹！這個人的技術爛死了！我可以要求換人嗎？我要求換人！

吾王。牧小聲地說。他的如意算盤應該是兩個人中至少有一位是異性。

——不行喔，國王對腦瘤笑說。這就是你唯一的機會了。

新任國王下令大家先去盥洗。

回來之後，大家各自說了些故事，真心話之類的東西。雖然要換地方續攤也不是不可以，但是讓牧兩人有獨處的時間似乎是更理想的。

牧的女朋友今晚似乎會待在這裡過夜。牧的室友們很識相地各自找藉口出門了，包含張志宏。張志宏整個晚上都很沒存在感。沒當過國王，也沒被派過任務。

把白兔放回寢室之後，旭昇邀女交換生跟我去買雞排當宵夜。張志宏跟了上來。

女交換生輪流跟我們交談。到張志宏的時候，她問：「聽說你一直回來這裡念書，念了快十年？」

張志宏呵呵笑。

我知道這不是她真正想問的問題。

女交換生：「你以前有做過兔小腸實驗嗎？」

張志宏說有啊。

女交換生：「你是不是都學過了，所以覺得課程很無趣？才不來上課？」

張志宏說。不是，因為做了惡夢。

女交換生：「惡夢？」

對。惡夢。

夢到第一次被退學的時候，我被家裡的人逼去工作。我的姊夫在某國經營買賣。夢裡的我沒有更想做的事，就去那裡當我姊夫的助手。當地人很單純，雖然他們之中的某些人窮到骨子裡了，免不了顯得貪婪一點，但這樣的階層哪個國家都有，掌握到應對原則之後，並不會太費心。我的英語能力還過得去，工作大抵是文書工作，平常應對也都是公司內的華人。

夢裡待了半年以後，有個認識的朋友說，有不錯的口譯工作可以介紹給我。難度不高，本來條件是要更有信譽的老手，但是對方太急了，時間就在今天晚上。其他人剛好都排不出時間，我姊夫有提過我，所以才找到我。我答應的話現在可以把首款給我，晚上他會來開車載我到會場。我問他首款是多少？他搖搖頭。我說我可以接。他把十張百元鈔塞到我手裡。綠色的。是美元。他說他信得過我姊夫，就信得過我。

我換上幾乎沒有穿過的西裝，跟捨不得弄髒所以帶過去以後根本沒穿過的名牌皮鞋。我知道我可能要見到大人物了。八點左右，我聽到樓下汽車停靠的聲音，沒有等到手機鈴聲響，我就衝下樓。上車以後，朋友說，可以的話，讓手機關機。我照做了。我本來以為車會往首都商業圈開。但正好相反。我們前往路燈越來越稀疏的山區。車的避震器跟座椅很糟。我的屁股都痛了。因為沒有手機，我不太確定時間，大概開了一個半小時或

兩小時。最後停在一個看起來荒廢一段時間的渡假中心的停車場。

朋友塞了一瓶驅蟲噴霧給我。我們走進樹林裡，朋友在我身後，幫我照亮我腳下的獸徑。我的皮鞋讓我走得很辛苦，一不小心就會被樹根絆倒。空中飄揚的細小蛛絲反覆黏上我的臉跟我的西裝外套。雖然很悶熱，但是為了保持雙手的靈活度，我不敢把西裝外套脫下來拿在手上。實際上走大概不到十分鐘，但我寧可再忍受多一小時的僵硬汽車座椅。

然後我見到燈光。不是建築物發出的那種燈光。走更近一些，我看清楚了，那是一盞架起來的探照燈。

那是樹林裡的一小塊平地，周圍的四五棵高齡榕樹正好把陽光與土壤資源壓榨乾淨了，讓中間寸草不生。現場只有五個人。一個正在抽菸的木訥男人。一個不特別高，但肌肉精實且背著一把步槍的黝黑當地人。我跟我的朋友。還有一個眼口手腳都被膠帶層層網綁的，橫放在地上的女孩。那個女孩是個華人。我就是那個女孩的翻譯，負責把她說的所有話說給抽菸的木訥男人聽。

我的朋友先上去跟那個男人說了些話，看那姿態約莫是在為我們的遲來道歉。男人揮揮手，讓一切準備就緒。我的朋友掏出手機橫拿著，不知道是錄影還是直播。我朋友說，當地語言由他來翻譯成英語，有聽不懂的英語他也會支援，剩下的部分就要交給我了。

然後捆在那個女孩臉上跟嘴上的膠帶被撕下來。探照燈打在那個女孩身上，看得出來她根本看不到其他人的樣子。然後她開始說話，她開始求饒。其實她說得太快太凌亂了，很多話我根本沒聽懂。我試著翻譯中文的部分給男人聽，不出兩句，男人就開始皺眉頭。女孩聽到我在翻譯，就知道我是聽得懂中文的人。就一直對我說話。她跟我求救，然後咒罵我。然後再跟我求救，再罵我。我有聽說某些地區或者勢力有很嚴重的排華情緒，但我沒有聽說過這樣的事。我自己也沒有特別的感覺。可能這個女人真的是個很糟糕的婊子吧？

忘記是在過程中哪個階段，男人透過我要那個女人唱歌。她神智不是很清楚了，只對比較簡單的問題有反應。我必須輔助她的思考。流行音樂？茫然。歌手？茫然。我問她住哪裡，大概幾歲，有沒有信仰。她說她上教會。我就要她唱聖歌。她想不起來。我拚命想我這輩子曾經唱過哪些，婚禮的，葬禮的，小時候跟親戚做禮拜的，把旋律哼給她聽。然後她居然真的對其中一些有反應。她就躺在地上，艱難斷續地唱起來。

我想這個場景一定存在某種真理吧，只是太複雜了，我需要時間。我突然覺得自己是活不下去的。這裡那裡都一樣，好複雜，好難，好快。事情結束以後，到白天以前，有三個人分別跟我說了一樣的話。那男人，我朋友，我姊夫。他們說：做得很好。但好在哪裡？我根本不知道。我的意識陷入漩渦。

醒來以後，我就決定回學校了。我想給自己多一點時間。張志宏說。
結果被退學三次，這樣有給到時間嗎？旭昇說。

那是學校的課程進度太快。有些同學覺得學分拿到就好，我不想那樣。我不想被說好，合格，結果自己覺得很虛偽。張志宏說。

張志宏沒有要回寢室。買完雞排後一路走向網咖。

旭昇說。媽的，屁話一堆。大學被退學後只能去當兵啦。

女交換生問，有些人不是有免除兵役的條件嗎？

旭昇聳聳肩。

第六天。進寢室門前，就聽到門裡斷續傳出似人而非人，孩童般的叫聲。一開門，便毛骨悚然。寢室裡瀰漫著死亡的氣味。沒有人在寢室裡，但窗戶是開著的。抗生素沒有發揮預期中的效果。腹部腫脹外翻的創口殘

酷展示著我們的縫合技能水平。細菌感染的症狀似乎讓它神智不清了。

我把白兔跟紙箱捧到宿舍頂樓陽臺，像是羞愧的敗逃，在水塔旁待了整個晚上。

最後的幾個小時，不確定是細菌造成的神經性毒素還是電解質失調，白兔出現角弓反張的症狀。雙耳緊貼後背，橫躺在地上，脖頸誇張歡快地上揚，四足彷彿在草原上奔跑跳躍至最高點那瞬間般伸展開來。像史前洞穴壁畫上的動物那樣。

星薄無月，我拿著手電筒，每隔幾十分鐘照看白兔的狀況。

晨曦。

隨著天空漸層黑藍紫紅，顯現亮白，白兔的紅眼球失去充血，漆黑一片。

助教大概光看我的眼神就知道發生什麼事了。

我跟女交換生捧著紙箱，裝著白兔屍體，走向實驗動物中心。那裡有冰櫃可以存放實驗動物的遺體，之後會送往校外的焚化爐。

然後我們走進了森林。

我一開始以為這是我的森林。但我立刻發現這其實是女交換生的森林。

「我本來以為在這裡會更不一樣的……」她說。

我本來很抗拒森林。但實際進來以後，卻覺得很輕鬆。

我們也把白兔掩埋在這裡。

靠近學期末的時候，我們做了鴿子大腦、小腦與半規管的摘除實驗。動福會的老師們說，我們是做這項實驗的最後一屆了。

要怎麼麻醉一隻鴿子呢？就輕輕地，用雙手連同翅膀握住牠的軀體。鴿子跟其他被選來犧牲的生命一樣，很溫馴。把禁食一天的鴿子頭部塞到浸滿乙醚的棉花裡。教授以憐愛的目光看著我們。我們內在的不諧和音都已逸散。我們不再渴望傳遞滿愛的臺詞。我們平靜。

我們平靜地掀開手中鴿子的頭蓋骨，用挖腦杓三兩下挖掉粉紅色的軟軟的鴿大腦。或小腦。或半規管。

那個老人，帶著一本筆記本跟一隻筆。在教室裡旁聽。但已經有一段時間沒有辦法提筆寫下筆記了。他常會搞混解剖刀跟筆。試著用解剖刀在筆記本上割割劃劃。耕出細碎紙沫，他會皺起眉頭，無法理解哪一個環節發生了問題。

摘除小腦後的鴿子。不能棲息。不能翻正。不能佇立。不能自行飲食。有如設計不良的機器人般地在籠裡不斷翻跟斗。往前翻。往後翻。側向翻。

女交換生問教授：「為什麼我們要做這項實驗呢？」

因為鴿子的體溫夠高，實驗容易成功。教授回答他聽到的問題。

後來老人已經沒有辦法來學校了。

從教授那裡問到地址，我、女交換生跟牧一起去療養院看老人。

在陽光滿溢的會客廳，老人面無表情。我們四人圍坐一圈，果然無話可說。老人的視線從我跳到女交換生，再跳到牧。最後停留在窗外。

牧的女友很喜歡在做愛時要求牧緊勒她的脖子。牧覺得逐漸習慣應付這種要求的自己，好可怕。歡愉，傷害，溫柔。互相交纏勾引，融去界線。好簡單。

上個月，牧差點殺了他的女友。綁手，在不熟悉的背後位，壓迫到頸動脈。但兩週後他們又恢復習慣。不然牧的女友會因為聯考壓力失眠。

趁著看護離開的時候，女交換生用小塑膠湯匙塞了一塊指甲大小的哈根達斯冰淇淋到老人的嘴唇裡。老人闔上嘴唇，像是細細品味發生了什麼事。然後，無法遏止地開始啜泣起來。

女交換生在大膽舉動之後反而心虛起來，問我，這樣應該沒關係吧？

我無法辨識老人的情緒是感動或委屈，他望向太遠的地方。

我在森林裡。

我回答。說，這樣很好。